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小 京

张
忌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7年卷

张忌

作家出版社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小 京

张 忌 / 著

作
家
土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京/张忌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1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7 年卷)
ISBN 978 - 7 - 5063 - 4464 - 7

I. 小… II. 张…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050 号

小 京

作者: 张 忌

责任编辑: 雷 容

特约编辑: 朱晓岭

装帧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184 千

印张: 8.25

插页: 4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464 - 7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

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

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 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

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序

构筑灵魂的场所

——从张忌作品想到小说叙事的几个问题

秦 晋

小说有各种写法，但小说叙事方法的选择，并不全是作家个人的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思潮和文学观念的改变有关。张忌是一位近年才被注意到的年轻作家，“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委会，为他选编出版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小说叙事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思维的某些变化。借给张忌的小说集《小京》作序的机会，顺便也谈一点对当前小说叙事的看法。

叙事的体态

当代小说理论，主张用“小型叙事”取代“宏大叙事”。二者的区别固然与创作题材、作品的涵盖面有关，但这里主要讲的是视角问题，即叙述者叙述故事的角度和方法，在文学理论上称为“叙事体态”。叙事体态有多种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种是从后面观察的，叙述者大于人物；一种是同时观察的，叙述者等于人物；一种是从外部观察的，叙述者小于人物，比人物知道的要少。

张忌的小说比较多的是采用后两种叙述方法，如《小京》、《李天道》、《远房表哥》、《关于一个叫李小春的学生》等。叙述者都是小说里的人物。这种叙述方法，与全知全能的讲述方式相比，更自然，更真实，更亲切，更可信。全知视角在小说写作中是被使用得最广泛最悠久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思维方法、阅读心理的变化，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可信的人的内心体验，而不是通过一个无所不知、掌控一切的“神”来告诉你事件的过程；读者更喜欢与作家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是面对“无限权力的主观性”。对于事物，作家有作家的理解，读者有读者的理解。理解，如海德格尔所说，“是‘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所以，无论什么人，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扮演“上帝”的角色，都是不恰当的。如果说在17、18世纪全知还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叙事方式的话，那么，到了20、21世纪，就成了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现代人已经很难同一个煞有介事的无所不知的评判者在思想上相互沟通。这是小说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一种至高权威的消亡。当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时候，这肯定不是一个与文学无关的概念和命题。它反映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新的思维和认识。

表层的意义

张忌小说非常直观的特点是它的平淡，用平淡的方式叙述平淡的人生故事。我想，这不仅是写作方法，而且是思想观念，是一种新的“平面性”思维。张忌的笔下，没有惊心动魄，没有大悲大喜，没有奇思妙想，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流水中，在平常人生的层面上，凝聚他的人生思考。他写的大都是社会下层很一般、很表面、很普通的人；是无处不在的社会大众，又是境遇不同的生活个体。他们没有特别的地方，却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这些人物的故事里，可以看到普通人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生存现实。这个现实，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思想主题，而是思考空间。

一般人会忽略表层的意义，然而作家无论是观察生活还是表现生活都不能忽视表层。哈代说：“小说是一种印象，不是一场争论。”印象是从感觉事物的表层开始的。如果对小说的认识不是从事物表层感觉的描写中获得，那么，我们读小说和读理论文章就没有区别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到托尔斯泰时说：“他不仅和我们一样看待人，而且还用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方式表现人，即：从外表写到内心，而不是从内心写到外表。”这两种写法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前一种应该是先有人，然后逐渐地体现和显现出他的内在精神，写作是不断深入和探寻灵魂的过程；而后一种，则是先确定了人物的内在性质，他的思想意识、性格特征，然后再去塑造一个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与其特点相应的人。我们常听到埋怨说，当代文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家，其实说来很简单，“大家”是从外往里写，我们提倡的是从里往外写。很可能就差在这里外之间。表层，是内在品格和精神的表象，对表层意义的轻视，是造成文学作品缺乏

生活感、人物形象缺乏真实感、叙述语言缺乏生动感的很重要的原因。

琐事的力量

读张忌小说的另一个感觉，是细腻。他的语言节奏感好，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功夫全用在对平常琐事的描绘和细枝末节的体验上。比如《李天道》，写一个当年颇有名气后来没落潦倒的棋手，作品是通过小说里的记者“我”与李天道的偶然相识和有限交往，写他的身世的。对琐事的直感在小说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天道敬酒的姿态、吃饭的架势、说话的神情，他讲述往事时的失声痛哭以及他落魄到在街角摆残局的样子，都是他内心世界的外化。描写他的琐事，就是描写他的一生。在从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通过小说里的“我”，意识到一个体验者的内心，并由此感受到一种在生活里不被我们注意的凡人小事所承担的分量。

米兰·昆德拉在评论福楼拜时，称他是最早将小说非戏剧化，使之不再那么具有戏剧性的作家。因而也是最早把平常琐事提高到小说要素的作家。昆德拉说：在戏剧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只能衍生于另一个重要的情节。唯有小说发现了无意义琐事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

琐事在这里不是一个生活概念，而是一个艺术概念。也就是说，小说家只有从琐事中认识到的生活，才是活的生活；只有通过琐事表现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所以经典作家，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从来不放过生活中的琐事。就拿《红楼梦》来说，除了元妃省亲，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等几件大事之外，大多是日常生活的琐事。当曹雪芹把吃酒行令、吟诗猜谜、看戏赏花、家长里短、儿女情长、骨肉聚散、别情离愁等等，放在特定的环境里，赋予了特别的内

涵，那就不单是金陵十二钗的命运，而且关联着一个家族、一个王朝的兴衰。无须去说出那个能够捅破天的大事，而是用生活细节把它表现出来。大问题蛰伏在俯拾即是的小事情里，在看似平常的家事中，潜藏着烟消火灭、天塌地陷的人世大戏。这就是所谓琐事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

内涵与意识

辨别一个作品的优劣，其实最可靠的是自己的感觉。好作品读起来有味道。张忌的中篇小说《小京》就很有“味儿”。小京在京城一家公司上班，男友小莫从外地赶来看她的时候，发现小京已经死在床上。小说不一般的地方是，并没有围绕案子往下写，也没有太多笔墨交代小京和小莫的过去，而是主要写小莫（小说的叙述者）与小京农村老家来的大伯和姐夫等候案件进展和处理小京后事时，彼此在交流和交往、分歧和协调中所发生的各种细微的事情，把三个人以及派出所民警荀，各自的身份、性格、态度，彼此的关联与猜忌、戒备和矛盾等写得有声有色。最后，小莫背着小京的骨灰去搭火车回家，在去地铁站的路上，他忽然呆住了，看见姐夫和大伯正一左一右地站在身后，用干裂的大手托住装着骨灰的旅行袋。两个人神情专注，像捧着价值连城的宝贝。这时，“我的心里一阵的酸，眼泪再也藏不住了”。你会发现，无论在什么时候，最终使人们彼此沟通、把人与人联结在一起的，是那些人性中最善良、最平常、最朴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小说所包含的真理，称为它的内涵，那么，对作家而言，决定叙事内涵的主要不是理念，而是作家的小说意识。是他对小说的独特的理解。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处理方式，其小说的内涵就大不相同。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人羊》，写公车上上来一帮喝醉酒的外国士兵，逼迫一名大学生脱下裤子，露出屁股来，继而

强迫一半乘客照此办理，士兵们下车后，其他的人便逼那些受辱的人到警察局去告外国士兵。有位小学教师尤其不放过那名大学生，不仅与他一起下车，还想知道他的名字，以将他所受的侮辱公布于众，来指控那些外国人。小说没有强调外国人的国籍，没有把故事简化为日本乘客与美国士兵的对峙，没有写成一种控诉占领者的文本。而是把问题提到意识的层面，探讨人的懦弱、廉耻和狂虐，探讨人生的悖谬和尊严，以及日本社会所谓的“公正之爱”和“不宽容体制”。大江健三郎说：“我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构筑‘灵魂’的场所。”这是小说家特有的观察与思考，是一个大作家心中的小说应当承担的任务。

内涵是小说内在的意识，意识是作家本能的感觉。小说的本性是一种有灵魂的存在。如果把小说与媒体相比，小说关注的应该是最普通的，思考的却是最深刻的；而媒体关心的是独特的，思考的应该是普遍的和一般的。所以归根到底，真正的小说家，在现实世界里，他所探寻的不是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结局，而是存在之谜，是灵魂的边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张忌的小说叙事是有特点的。他的平淡叙述，平民视角，平面化结构，以及他的人物与环境关系中所显现出来的内敛和自持，这些现代人生存意识中非常现实、非常内在的东西，为我们讨论当代小说叙事，提供了一个话语由头。他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而并不是说他已经达到多么高深的水平。张忌的作品并不整齐，真正好的就那么几篇，但作为一个文学新人，他是有素养、有基础、有潜质的。希望张忌不要辜负这套丛书的名称：“21世纪文学之星”，在日后的创作中写出更有分量的东西。

2007年6月29日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构筑灵魂的场所	秦 晋	1
小 京		1
李天道		42
远房表哥		63
上海人		88
夫妻店		131
丈 夫		147
头 发		168
关于一个叫李小春的学生		190
南方周末		227

小 京

此刻，我就无力地坐在门口过道旁的塑料椅子上，像一滩湿泥一样。朝门口看去，大玻璃门外是暗暗黄黄的风沙一片。天上的太阳如同沾了灰的血蛋，蒙蒙透着光亮。裸裸的几行白桦在围墙外的黄泥地上萧萧瑟瑟地站立，像是一双双从土地里伸出来的灰手臂。

我感觉有些冷，我从口袋中掏出手来搭了搭墙脚的暖气片。暖气片温温的，像是已经撤了火。我缩回手，擦了擦自己的脸，然后又将手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口袋。透过对面的大玻璃窗，我看见值班室里有一个长着双雪白小手的户籍民警正捧着个大茶缸子在看电视。电视屏幕上两个穿着唐装的男人张着嘴巴，在不停地说着什么，他们背后是一串串大红灯笼。这个时候，电视上已经是一派张灯结彩的春节景象了。我觉得有些难过，我长长地叹了

一口气，然后将脖子往衣领里缩了缩。

隔了一会儿，院子里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我扭头看见一辆深蓝色的奔驰车开进了这个北方派出所的小院。车子停下后，几个身体发福的警察便从车里钻了出来。大玻璃窗后那个长了一双小手的户籍警察一见那辆奔驰车，赶紧从值班室里跑出来。他开门将那群身材发福的警察迎进了玻璃门。警察们往二楼走，他就站在楼梯口目送他们上楼。这时，警察蓟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小跑着往二楼去。跑了半路，他忽然又转过身来说，那什么，你再坐一会儿，我先上楼开个会，呆会儿再找你问话。

我点了点头，一个人继续坐在了过道的塑料椅子上。

那个户籍民警看着那几个领导模样的警察上了楼梯后，又转身进了值班室看电视。他在玻璃窗后头不停地按着手中的电视遥控器。我透过玻璃望着，脑子忽然像拧紧的发条一样绷起来。我知道那些警察就是冲小京的案子来的。我还知道他们此刻会在楼上那个会议室慷慨激昂地议论案情进展，并不断翻看小京的尸检报告和照片。我猜想尸检照片上小京没有穿衣服。那这些警察在传阅照片的时候会有别的念头吗？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我听见楼梯一阵响。我转头往后看，我看见刚才上楼的一群人又从楼梯上跑了下来。他们急匆匆地走过过道，神情焦虑，没有人顾得上看我一眼。随后，玻璃窗后的那个户籍警察像只受了惊吓的兔子一样从房子里跑出来，他站在停车场上，不停地冲那群警察挥手。这时蓟冲我招了招手，领我进了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条椅子的房间里头。

蓟把身子嵌在椅子上，然后用力地抹了抹脸。他不说话，用眼神死盯着我。我觉得警察们的威慑方式显得有些单调，经过了昨晚的第一次审讯，我已经不大在意这种审讯方式了。

你说你是昨天晚上来北京的，是吗？

我点头说是。

他说，既然你来北京，那你为什么还要到天津再转车？

我说，当时到北京的票已经买不到了，因为我已经一个礼拜没联系到小京了，我等不住，所以我就买了天津的票。

对于我的回答，蓓显得不是很满意。他略微思考了一下，问道，那你和你女朋友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我说，快三年了。我们是大学里的同学。

蓓说，哦，那你说说你们两个平时关系处得怎么样，吵架吗？

我想了一想，说，有，不过不是很多。

蓓说，那你女朋友平时有什么认识的，或者说她有关系好一点的异性朋友吗，比如和你交往之前有过男朋友没有？

我一愣，肯定地说，没有。

蓓看了我一眼，说，你怎么就知道没有呢？

我说，因为我们关系很好，不会有什么东西隐瞒对方的。

蓓的眼睛迅速往上一翻，说，关系很好，关系很好就能确保没有其他人了吗？

我听了他的话，有些反感，我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又怎么了解得了我们？

蓓说，既然你说你们俩关系很好，那你说说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我说，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很好。

蓓愣了一下，他又低头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和你女朋友发生过性关系吗？

我一愣，说，难道这个我也要回答吗？

蓓一字一顿地说，你必须回答。

蓓坚定的神情让我有些愤怒，我的胸口还因此涌上了一种